

毕四海 著

人性与财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与人性 / 毕四海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99-1511-0

I. 财… II. 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6793 号

书 名 财富与人性
作 者 毕四海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石 城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375
字 数 400,000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201—20,22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11-0/I·1417
定 价 28.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毕四海 1949年生于山东章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九届人大代表，
国家一级作家。

出版有长篇小说《东方商人》（上、下集）、
《皮狐子路》等6部；《毕四海中短篇小说选》
（上、下卷），散文集《一天云锦》，《毕四海小说
自选集》（上、下卷）等作品集6部。电视剧《东
方商人》获第十三届飞天奖、第十五届金鹰奖、
中宣部五个一精品工程奖。

曾获全国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山东
省精品工程奖等文学奖励三十余项。

已有多部作品被译介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

第一章



1999年3月3日，当我裹着漫天大雪赶到毕家庄，来到丈夫毕天成当年亲手盖的四间业已变成屋阔阉子的茅草屋的时候，我的丈夫已经躺在他自己制造的血泊中，那颗博士脑瓜被自己发出的子弹揭去了天灵盖，我突然想起了今天这个鹅毛大雪的日子——1998年的3月3日。这个开满着梨花、桃花和雪花的日子我这一辈子恐怕是不会忘记的了。一切的故事，一切的巨变，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性的命运的悲喜剧，毫无疑义都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我的警察生涯好像也是从这个日子开始了它的实质性的内容。

是的，那场人性面对财富所发生的裂变毫无疑义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

一辆警车停在东方省公安厅大院的门口，警灯像一团火蛇在不停地扭曲，变幻。经济侦查局副局长林雪正在集合她的“游兵散勇”——这是那个西川的语言。这是一个新局，成立才一年有余。而她这个副局长更是新官，接替前任才几个月的光景。眼前的这个活儿显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桩大活，新活。

林雪抹去脸上的雪水，顺便把额头上湿漉漉的原本蓬松发髻捋到一边。雪花搅着杨花在天地之间挥洒，落到地上却顷刻为乌有。林雪看着她的侦查员，说，咱们这一次对付的可是国际金融界的黄金走私大梟，东南亚的“金窟集团”。弟兄拿出点儿看家的真本事来了，平常日子一个都比一个能耐，是钉子？

她盯着那个十分瘦小却又十二分机警、长得尖嘴猴腮的家伙。

钉子在雪水的打扮之下更加显得形象不佳，他弓着腰双手捂着肚子说，局座……我怕要坏事，昨日个晚上贪吃了几口海南的西瓜，吃坏了肚子了我，如今，哎呀呀肚子这个疼哟……局座，我请个假怎么样我？下一次咱们再跟着您干革命行不行？另一个侦查员，样子像一个落魄的艺术家，头发披散在肩头，人称“准刘欢”的说，局长大人，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很好的俗语吗？叫什么来着？对，我想起来了，叫作——大年三十打了只兔子，有它也过年，没有它也过年。

钉子撇了撇尖嘴巴，猴脸上写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局座，您这是在逼着我把话说透呀您，也好，反正咱们老百姓一个，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局座，我是为着您好呀，您的前任如今可是还躺在医院里呢。您又要去捅人家林大人的心肝宝贝。您知道不？人家黄金缉私队打断了你的前任两根肋条骨，屁事没有一点，倒是挨揍的丢了官。

钉子这个故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他是在演绎什么。他说的林大人……我倒是能够猜得出来，我也多少有点耳闻，听说黄金公司的老板和林大人的关系。那又有什么呢，天成不是和林书记也“哥们”得很吗？这当儿，那个“准刘欢”显然是反话正说的劝告也坚定了我的信心，他说，我的局长大人，（这个假洋

（“准刘欢”，总是把在国际刑警的那一套称呼搬了来弄得我很不自在。）我还是听从钉子的高见吧，为什么非要去当这个英雄呢？咱们根本不是人家沙飞的对手。好像这次行动也不是您的长官的命令吧？我没有再说什么，把我的枪拔出来，用一块红绸子仔细地擦干净。

“准刘欢”的牢骚又来了，这个家伙的舌头好像生下来就是专门挖苦这个世界和人类的，难道这也是中国特色？非法的不非法，合法的不合法？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要来一手漂亮的叫厅头和伙计们看看，你这个洋局长不光是会摆弄电脑什么的，动真个的也行。我整理好了自己，第一个冲上了警车。伙计们牢骚归牢骚，该干活了还是谁也不怯阵的，他们也跟着我一个一个地上了车。钉子的肚子好了，“准刘欢”又像一个标准的国际刑警了。

■ 刀光

国际最流行款式的候机大楼。国际一流的停机坪。波音 747 以上的飞机。七十八条国际国内航线。这一切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泰国曼谷机场和新加坡国际机场……这个国家也为上流社会准备好了一切该具备的该享受的该摆阔的该体现身份的该和平民社会划清界限的。如今，这个上流社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反正也像一座山那样子矗在了你的面前——好像官方也默认了它的存在。在一些官方传媒上也开始羞羞答答地出现这个词儿了不是吗？省部级以上的达官，可控制、可以支配资金在 10 个亿以上的大老板，十年光景暴富起来的暴发户，文化界艺术界的大腕……这些人群大概应该算是这个上流社会的最初结构吧。一架波音 747 冲破云

层，把它那银光闪闪的矫姿特写在头顶那块蜿蜒残缺的蓝天上，也映在了我的眸子上。这是飞龙的包机吗？肯定是。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飞机好像就要落在我的头上。飞龙他说，我已经算得上泰国上流社会的一员了……我应该怎么样给自己定位呢？我算不算中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呢？我……好像应该算。不，我应该说还不够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秦为光看着徐徐降落的那架飞机。机舱门刚刚打开，他就一眼看到，身材高大英俊长发披肩的泰国飞龙民族歌舞团的团长飞龙第一个站在了机舱门口。飞龙戴着一副雷暴墨镜，腰扎一条宽宽的纯银腰带。飞龙的身后是一些泰国民族歌舞演员，女的占绝对优势。那些个女演员一个个头戴、胸佩琳琅满目的银饰。秦为光看到飞龙并不是马上走下飞机，而是站在机舱门口向四周观望，他大概看到了机场里停着的一辆奥迪和几辆中巴，他也应该看到正在向他招手的秦为光，要不，他为什么会开心地笑呢？他扬了扬手，派头十足地走下机舱口。随即，东方省文化厅演出处处长秦为光陪着厅长紧走慢走地上前来迎接。

秦为光和飞龙用艺术家的热情和放荡不羁拥抱。老伙计，你总是这么准时、及时。要您的时候您就来了，不是吗？秦为光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时间就是生命嘛。飞龙说。他们两个人使用泰语表示着亲热。不时地说着什么，又不时地大笑，在他们的眼中，此时此刻只有他们两个人，别的什么统统地都不存在了。

厅长好不容易才排上号，欢迎你们，泰国的民族艺术家们。你们给我们送来了暹罗的艺术瑰宝。

秦为光做着翻译。

我看到几个海关关员站在一边像傻驴一样，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是吃什么饭的了。我的那些个泰国的兄弟姐妹还是很有眼光的，他们迅速麻利地把一些箱子、柜子什么的搬运到迎接他们

的车辆面前，海关的那个头儿才在我的眼光的授意下指挥手下人例行公事。哥们，真难为你们了。飞龙这家伙却有点儿着急，他非常不满地看着我。他要去阻挡海关关员又不敢。我装作不懂地折腾我的这个伙计，很配合地帮助海关去查验那些个东西。海关那些人很快就办完了公事，用笨拙的泰语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他又向我瞥来了意味深长的一个眼神。走了。我看着飞龙的伙计们装车，心里对自己说行啊伙计，你的路子够野的了。万事大吉，就等着……

■ ■

我的车子刚要开动，张厅长这个黑煞神一样的好老头儿从天而降地挡在了车子面前。我只好下车。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这个活儿我没有向厅长汇报。

厅长很平和地说，小林，我刚刚接到了报告，白市发生了诈骗大案，你们马上赶去吧。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厅长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出去干什么吗？我说，厅长，那边我已经安排人马去了。那里不会给您误事的您放心。

厅长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说不。那个案子你不去，哪成呢你？

我知道厅长什么都知道了。我说厅长，我……明白……您的意思。

厅长的这对虎眼里好像没有责怪我的意思。

我的胆子大了一点，厅长，我们不是在搞地下工作，怕什么呢？

厅长竟然长叹一声，小林，你们还是不懂，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比搞地下工作还要难呀！

我嗫嚅着说，厅长，我又不明白了。

张厅长习惯性地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画着一些奇怪的图案。他的那个姿势很有意思，也很程序化了，从来都是那个样子，说是虎步，整个身子又很低，还要向前面倾斜60度的样子，说不是虎步呢，那腿那脚又是很标准的虎步把式。一颗硕大的西瓜脑袋低得和胸脯成一个小于90度的拐角。林雪虽说是公安厅的新兵，厅长的这种姿势也看过好几回了。

厅长说，小林，我说白了吧，那个地盘不是我们的……地盘。我很欣赏一位政协委员的话，叫作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

林雪说厅长，我们毕竟不是政协委员。您和林书记破格录用我的时候，交代过任务的，东方省的所有走私、诈骗、金融犯罪都是我的活儿。

厅长猛地站起来了，姿势很威严，声调却平常，是的。可是……黄金走私，不归你管。人家黄金公司自己会管好的。人家有自己的黄金缉私队嘛。

林雪生硬地说，为什么，厅长？

厅长的声音也变得生硬起来不要问为什么，你哪里来的这么多为什么？中国不兴这一套。

那个“准刘欢”在车里说话了。局长，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听厅长的没错。反正都是革命工作，您说呢局长？

他说着摘下帽子伸出车窗，在空中转了一个花样。

我明白“准刘欢”的意思。我叫车子开上了去白市的山间公路。那是著名的09公路。一条黑缎带九曲十八弯地缠绕在四季山、奶头子山、黑风口、皮狐子山的山腰、山脚甚至山顶上。我

是在省城出生长大的。可是，我对这些半大不小的青石山却并不陌生。我的丈夫就是在它们的怀抱中出生长大的。在异国他乡，天成经常是在深夜里突然就会向我说起它们……1970年3月24日，那子夜时分，我一个人披着蓑衣，冲进了寒冷的春雨中，我凭着惯性，本能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网里爬山。我知道我在爬着奶头子山。我甚至都能感受到女人胸部的起伏和乳头的尖挺。当然，那感觉是冰冷的。我们那里的山上皮狐子特别多。有的年龄很大了。人们传说，有一只最老的叫老骚，足足有一百岁了。说它会说人话，会穿人的衣裳。有文化的人还说它就是当年蒲松龄在这一带教书时候教化过的一只小女狐……那天，我反正遇上了一只很老的皮狐子。它的眼睛在黑夜里像两颗火炭。它真的也披着一件人的蓑衣。我壮着胆子叫——毕老大，去贩麻，投机倒把人人骂。老皮子学得真像——毕老大，去贩麻，投机倒把人人骂……我还听天成经常说起这些山里的桃花。今天，我真实地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桃花。桃花已经开得烂漫。一树树、一坡坡、一山山，红艳艳的云团、粉嘟嘟的大海。

钉子在警车里打破沉默，他说局座，你行呀，迅速成熟了。升官有门了。这人呀，什么时候学会了一切听领导的，什么时候就出息了，你说呢西川先生？

西川原来就是那个“准刘欢”。他没有理会钉子的话，闭上了眼睛。

林雪同样也没有搭理钉子的讥消，也闭上了眼睛。

车子开了到了一个三岔路口。高高的路标上一条箭头指着白市，一条箭头指着机场。

西川闭着眼睛说向右。

司机疑惑地停下了车子。

林雪说走呀。

司机问向哪？

林雪说右。

警车向机场方向驶去。

司机说，多走了 20 公里。

钉子说我敢说耽误了半个钟头，黄花菜都凉了。

西川摇头，真他妈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钉子看了林雪一眼，说，局座，您什么时候也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您？这就对了。

西川说，我们局长大人可不是一般人物，这叫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钉子把嘴巴撇得都能够挂住油瓶了。哎哟哟，还拽起文言文来了什么之乎者也的，酸。

林雪显然很着急，润白的面孔都有点儿变红了。别耍穷嘴了拜托。我想，沙飞他们也许已经到了飞机场……也许他们只是不想让别人插手他的地盘而已。没有其他的事情。

西川说但愿如此。

钉子冷笑着说，开什么国际玩笑你们？那帮小子难道会帮助我们干活？

我的心像铅球一样沉下去，我虽然是新手，可是关于黄金公司还有他们的那个缉私队的各种传闻还是听到了很多。在省城，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了——东方三大怪，英雄喝人奶，小儿有寿坟，沙飞发黑财。我打了一个寒噤，叫司机，您就不能再快一点？

国产的警车拼上了吃奶的力气才跑到 90 公里。这时候，我们的车子后边闪电一般追上来一辆最新款的日本丰田面包。子弹头样子。车身上标着刺目的鲜红的大字——黄金缉私队。车顶上也有警灯的装置，警笛还在拼命地叫着，警灯喷射出来的“红

蛇”不时地扫到我的警车上。我在心里凶狠地骂着，孟广太你也有一点太牛气了吧？是哪一個把你慣到了天上……人家确实也牛，六十五岁了还呆在正厅的位子上不走，听说是省委特批的。黄金公司自己成立“黄金缉私队”，有枪有炮的，全国独此一家，又是上头钦批的……

逃 飞

子弹头里，前省武术队一级教练、现任省黄金缉私队队长的沙飞率领着他的那十几名队员，也是全副武装地坐在车子里。沙飞仪表堂堂，是一个很标准的美男子。他的那一副牙齿特别好，白玉一样晶莹剔透细密整齐地排列成两行。虽说都是五十岁的人了，样子却像三十多岁，最信的当然是女孩子，少妇。

我看到了前面林雪的警车，我产生了一种快感。时代真的是脱胎换骨了。财富已经成为最伟大的魔术师，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天堂和地狱换位，可以堂而皇之地让是变成非，可以让所有的人脱胎换骨，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老板了……

沙飞点上了一支大中华，喷吐出一串很标准的烟圈。他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待烟圈散尽，他才说，孟总待兄弟们不薄是不是？弟兄们心中都有数。咱们都是江湖中人，讲究一个端人家的饭碗，就要为人家卖命。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孟总对我们每一个人可是都有恩的是不是？

人人的脸上都写出了真诚的认同。

一个很清秀的队员说，队长，孟总不是叫我们改变观念吗？他说，如今你们一个个都是国家干部了，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的都有，你们是在为国家出力。

沙飞笑了，五十岁的人笑起来两边脸颊上还清晰地显出两个酒窝，就是你小子嘴巴儿甜，调门高。对，对，咱们这是为国家效力。不过，我说的话弟兄们还是要刻在心上的。

嘴巴甜的队员说那是自然。

我的子弹头很轻松地追上了林雪的破车。我的司机很能够领会我的意思，把我的子弹头开得和林雪的破车并排起来，一起鸣叫着警笛一起呼啸着警灯。真过瘾小娘们。看看我怎么把你治恁。感觉如何呀骚妹子？你倒真是够浪的够洋的。你比我们老板的老二还要有味，可惜了呀干了这样一桩破事。对，挤它。把它挤到边边上去，让它离右边的深渊只有一米。笨熊，你的车技呢？我可是相中了你的跑车特技才用20万元把你挖来的呀。好，干得好。小子，你要当心了呀你，你可不能够把我的心肝儿宝贝给挤到深渊里去。玩她。对。我就是要玩她。我这个人最爱干的事情就是玩对手。那年的北京的全国散打大比武，我就是玩的这一手。把那个河南少林寺来的小子玩了一个九九八十一回才把他打倒……

西 川

我看出了子弹头是在玩我们。在中国也真的怪了，几个破钱就能够把人整治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些财迷心窍的大官是这样子，敢用最笨的法子去捞最危险的钱，抗洪救灾的钱，老百姓的养老金，一句话，没有他们不敢要的钱。那些个虾兵鱼将更是叫几个破钱撑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比如这个沙飞，你不就是一个大走私犯大贪污犯的狗吗你，早晚还跑得了你吃枪子？难说。这中国的事情和任何国家都不一个样子。说不定人家早晚还要升

大官哩。说不定人家早晚还要当我们的上司哩。

西川对司机说来，我试试，和他们玩玩。

钉子说对。让西川和鬼孙玩玩。西川可是跑过赛车的主儿。

林雪用牙齿咬着下唇，说算了。让道。

司机落后了自己的车子。

子弹头一眨眼工夫就不见踪影了。

西川愤怒地把长发甩到脑后，用最刻薄的语调说，局长大人，贵国不是还有这样子的规矩吗？非公安车辆不准安装公安标志。贵国的规矩是不是都是屁话？

钉子讥笑他，老兄，这你就少见多怪了，我敢说如今这公路上跑的公安车，十之三四都是冒牌货。好多市长书记都喜欢把自己的车子披上公安的皮。

西川沉默了。

林雪看着这个一副落魄模样的年轻人，突然说，我们的“准刘欢”先生，来一段《我的湄公河》如何？

西川看看林雪，说，我再次郑重声明，谁再叫我那个破名堂我就要和他血战到底。我和那个人一点都不搭界。我就是我，西川。

说着，西川拿起他的新式冲锋枪做着吉他，一边做着弹奏的样子，一边唱起了那只歌子——

受伤的大象在椰林里忧伤，

疲倦的湄公河在暹罗山里流淌。

金色的佛塔映照在河床上，

虔诚的信徒把木鱼的寂寞播撒在我的心房。

一叶小舟在河水里漂荡，

采撷占芭花的姑娘骑着大象。

占芭花雨季才会开放，

湄公河八月才能潮涨，

小舟呀茫茫

姑娘呀远方

林雪被西川的旋律和歌词迷醉了，忘记了心中的烦恼和沉重。她说，无边的椰林，金色的佛塔，虔诚的信徒，一个多么善良的民族，谁能够想得到呢，这几年却变成了国际社会的藏污纳垢之地。

西川说局长大人，你说得并不准确。是国际社会污染了这一片圣洁的土地。十年前，老挝，泰国，湄公河，还是地球上仅存的几处自然文明的活化石。

林雪看着西川，端详着他，你在泰国出生吗？

西川陷入了某种深思中，他像没有听见林雪的问话……

钉子突然说，西川我说，你这个泰国大华侨，国际刑警干得好好的，美元挣得多多的，为什么当起了傻帽，回国来挣这个几百元的人民币，来当这个小小的中国警察？

几个侦查员趁机发难，七嘴八舌地问，你是不是谁的卧底呀……你是不是特想表现一番爱国主义呀你……你是不是叫东南亚黑妹给甩了你八成……

西川瞪了林雪一眼，没有搭理他们的七嘴八舌，却放开了嗓子把那首椰林曲子唱得更加忧伤，更加沙哑，更加深厚。

■ ■ ■

林雪他们的货真价实的警车里还在荡漾着西川的忧伤的椰林曲子，尽管林雪在心里也对自己的老爷车又是骂又是恨却无济于事，他们老牛破车似的向前爬行的时候，沙飞的子弹头已经赶到

了机场。沙飞看到飞龙的团员们正在装着车子，沙飞便迅速下达了搜查的命令。他的队员如临大敌一般包围了飞龙一行。

沙飞高叫，慢点装车，我还要检查。

他命令队员们重新检查那些箱子柜子什么的。

秦为光发火了，他在沙飞的眼前晃动着出关证，说你们想干什么，所有的东西海关都已经检查完毕，我们的出关证都拿到手了。沙飞在心里骂着秦为光，林雪的车子马上就要到了。嘴巴上却是很公事公办的派头，你吼什么呀，海关、公安，谁也代替不了我。秦处长，请你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队员们开始动手翻箱倒柜，他们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很是那么一回事。

秦为光不理解地看着沙飞，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沙飞的眼睛没有看秦为光，而是朝着远处看着，他看见了疾驶而来的林雪的车子，他意味深长地笑了，说书呆子，我的意思我明白，你的不明白。

林雪的车子猛地刹在了沙飞他们的面前。林雪第一个下车，钉子、西川他们紧随其后。我真的是来晚了。看看，人家那个所谓的缉私队已经把“猎物”包围成铁桶一般。人家一二三四……总共十五个人，而我才有六个人。人家的包围圈根本不允许我进去。沙飞很悠闲地站在一边抽着他的大中华，慢悠悠的，很讲究地吐着烟圈。可是我感觉得出来，他的悠闲里充满着戒备和……杀意。他的那些队员们确实是在很认真地检查着，但是他们不时瞥来的眼神足以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会干另一件事情的。怎么办我？来硬的显然不行，我也听说了我的前任就是要强行检查并把沙飞的一个队员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当场戴上了手铐，结果被沙飞毒打了一顿……

沙飞主动地和我打招呼，林局长，怎么样，我们检查得还算

认真吧我们？以后，这一块就不用你费心了。

我和这样的家伙能够说什么呢？我只有把愤怒、复杂的思绪化作无可奈何咽进肚子里。

秦为光对于林雪的突然到来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好像明白了什么。他对着沙飞瞥去佩服的一个眼神，然后换上一副笑脸来到林雪的面前，说老同学，你现在好威风呀。

林雪说，还是你这个大艺术家潇洒。

秦为光说，如今这个社会，艺术已经一钱不值。一个钱，一个权，才是硬通货。这两样东西，老同学你可是一样都不缺呀。

搞了半天，原来这个“买卖”竟然是他在做。这个从高中时期就自我标榜是清高的艺术家的、出生于艺术世家的风流才子难道也经受不了清贫，“下海”来捞鱼鳖了？

林雪不耐烦地说对不起，那些事情以后咱们再讨论好不好？今天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

沙飞说，林局长，你们就不必了吧。你们忙去吧。这边的活儿我已经干完了。他又对着飞龙说，对不起团长先生，你们可以走了。

这个“假猴王”比真孙悟空还要真呀，林雪叫慢。我们还要查一查的。

秦为光非常不满地说，今天这是怎么了，你查，他查，我还要查，老同学，泰国民族歌舞团来我省友好访问演出可是省政府正式邀请的。这是我们的厅长。

林雪和厅长主动握手。

厅长说林副局长，他们是文化使者，不是商人，我看就不要折腾了好不好？副省长还在宾馆里等着接待呢。

林雪说对不起，厅长，这是公事。

厅长一脸无可奈何，对飞龙说，团长先生，让您见笑了，没